

爱 情 泪

牛
元
光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爱恨波

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当代城市青年对理想、爱情的不同追求而导致不同命运的长篇小说。

青年工人李亚初遭女流氓诬陷后，关闭了爱情大门，面壁苦学。几年后，他攻破了一个尖端项目。纨绔子弟杨小乐玩弄女性给他人造成爱情悲剧，又以卑鄙手段占有李亚初的科研成果。作品围绕着爱情的悲欢，展开了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。

爱 情 泪

牛元光 著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0.375印张 2插页 202千字

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55,500

书号 10331·161 定价 1.85 元

目 录

序 篇	他走上极乐世界.....	(1)
第 一 章	曲线联珠.....	(15)
第 二 章	苦涩的心.....	(39)
第 三 章	喜糖何时吃.....	(62)
第 四 章	底蕴台阶.....	(87)
第 五 章	意外的赠礼	(111)
第 六 章	如果这是真的	(130)
第 七 章	姑娘的防线	(151)
第 八 章	无色梦	(167)
第 九 章	璞与玉	(185)
第 十 章	爱的复活	(214)
第十一章	仅仅是为了占有	(235)
第十二章	含泪的小鹿	(259)
第十三章	情与恨	(279)
第十四章	在死亡线上	(296)
第十五章	路漫漫	(317)

序篇 他走上极乐世界

“我不相信，变幻莫测的爱情之路是借助于爱神的力量。可我深信，爱，不会静止，它象大海的波澜，起伏跌宕。于是乎，生出了一曲曲悲歌，一次次欢乐，一桩桩离恨，一场场风波！”

“那又有什么，只要幸福能到来，我就要热烈地拥抱它！我要用闪着光华的青春，去追求，去爱恋，尽管爱恋的胜利就是结婚。我要高举着旌旗，挺进在自己的爱情道路上，用那猎猎的爱情风响，伴随着生活、理想和事业，流逝自己的一生！”

李亚初写完这番富有哲理、富有诗意的感慨，欣喜地笑了笑，轻松地推开窗户。春风迎面扑来，阳光从窗户的一角照射进来。小屋，顿时明亮起来。

他激动，可又纳闷。他做梦也没想到，比他小两岁的漂亮姑娘傅水萍，竟深深地爱上了他。论家庭，讲自身条件，似乎她爱上他，他感到有愧。可是她对他的爱，却是那么热烈、那么深切。尽管时间短暂，三月有余，但开端良好，不就意味着幸福的即将降临吗？

春意勃发盎然，春色旖丽明媚。他双手交叉在胸前，眼睛望着窗外，下垂的眼皮抬了上去，高挺的鼻尖上闪着光亮。说不上是大分头还是小分头，厚厚的一撮头发，向左一歪，春风吹拂，象一碗墨汁子在波动。二十六岁，还算得上青春妙龄！虽然脸型上窄下宽，身无线条，驼着背，但还充满了朝气。“嘿嘿，二十六岁，六六大顺——”

“当当……”桌子上那个三十年代的美式座钟，沉闷地撞击了十下，使他从陶醉中醒来。

十点了！

她就要来了，要赶快拾掇一下。他走到外间，桌子抹干净，板凳放整齐，碗碟勺盆，该挂地挂、该擦地擦。

“哥哥，俺嫂子怎么还没来呢？”六岁的瞎妹妹明嫚，规规矩矩地盘腿坐在床上。他是李亚初的父亲李中效上山割草时捡回来的一个私生子。那时，她刚生下来不久。李中效把她抱回家，待她象亲生女儿一样地抚养着。谁知，三岁那年得了一场病，瞎了眼。

“等一会就来了。”李亚初笑吟吟地说着，用一条湿毛巾给明嫚擦了擦脸。

“她漂亮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李亚初自豪而又惬意的回答。

“嫂子孝顺吗？”

“没错。”他答着，心里想，“我条件这么差，她都爱我，心眼好！心眼好的人没有不孝顺的！”

“太好啦！太好啦！哥哥，哥哥，她不嫌我是个瞎子

嘛？”

“说胡话，”他看了一眼可怜的妹妹，“她嫌你还能第二次到咱家来吗？明嫚，来，我再给你洗洗手。”

明嫚点了点头，脸上露出笑容，愉快地伸出了手。李亚初把水倒掉，把手擦干，对躺在床上的于清兰说：“妈，你起来坐坐吧，尽躺着也不好。”他把母亲扶起来。于清兰患糖尿病，四个加号，还患肝硬化水肿，脸象一个吹大了的白色气球，整天六神不足，病体恹恹，卧床不起。她睁开肿胀的眼皮。媳妇要来，她也高兴，强打起精神捋了捋头发。李亚初把母亲扶到椅子上坐好，又赶快叠好被褥，蒙上一条浴巾。

“哥哥，爸爸今天一定能买鸡蛋、猪肉，还会买一条大鱼。可是爸爸不会做鱼，又咸又腥——”

“去，又数落爸爸。”

明嫚的脸“刷”地拉耷下来，什么也看不见的两只眼珠子，转悠来转悠去，转悠上来一圈泪水。

“以前买咸鱼，是下饭的。今天爸爸一定会买鲜鱼，一定会做得又香又鲜，鱼肚子里一定还会有大鱼籽呢！明嫚，我把鱼籽挑给你吃好吗？”李亚初见妹妹冤屈，整理完浴巾，转过身，急忙哄着她。

“不，给爸爸吃，给妈吃，给嫂嫂吃！”

“好妹妹，我真喜欢你，聪明、懂事。”

明嫚破涕为笑，笑得天真，小嘴抿着呢。

“亚——初——”门外传来了一阵娇滴滴的声音。李亚

初忽地下了床，几步冲过去敞开门。

傅水萍又一次出现在这个极为普通的人家。她留着时髦的凤凰头，娥眉淡拂。朱唇缀一颗樱桃，丹凤眼含情脉脉。脸映桃红，香肌玉白。只可惜她体态略显粗胖，不象妙女那般的苗条轻盈。她一步三扭地走到床边坐下，掏出小手巾捏在手中，举起手掌托着左腮。

李亚初把她那精致的小手提包放到床上，忙倒了一杯茶水，双手递给傅水萍。傅水萍倒摆大家闺秀的风姿，纤指轻轻捏住杯子，呷了一口，然后放在方桌上。

“吃饭了？嘿嘿嘿。”李亚初显得异常激动。

“吃了。”傅水萍卷着舌尖儿，“吃”字说得特别洋。

“嘿嘿嘿。”李亚初不会说也不会笑，两手放在胸前搓了一会儿，站着，对着傅水萍打愣儿。

于清兰满脸堆笑，客气地请傅水萍喝水。

“嫂嫂，嫂嫂。”明嫚亲切地叫着，向傅水萍身边挪了挪，想讨个喜欢。

“你站着干么呀？”傅水萍仿佛没听见，柔声柔气地责怪着李亚初。

“嘿嘿，嘿嘿。”李亚初傻笑着，正想坐下，傅水萍却扭着腰站起来，“亚初，咱们到里间去吧。”说着，伸出白嫩的手，撒娇地拉着李亚初，“走呀，象个大鼻子象，哧哧……”

明嫚没讨着喜欢，觑着脸，撅着嘴，不高兴。她心里想：“她不喜欢我，将来哥哥会不会再照顾我呢？”别看她

小。可知道苦恼了，差一点没掉出眼泪来。她赌着气，想挪到床里面，一伸腿，碰到了那个小红包。她不知是啥玩意儿，摸着拿起来。她摸了摸软囊囊的小红包，又一摸，触到了小红包上的拉链，她捏着拉链，“哧——”地拉开，又“哧——”地拉死。“哧——哧——”，怪好玩的，她乐了，笑了。她猜想，这一定是嫂子买了给她玩的。她高兴地往床里挪了挪，索性倚着被玩起小红包来：拉开，闭死；翻过来，倒过去。包里掉出来一张硬卡片，还掉出来一卷卫生纸。她摸了摸硬卡片，以为是个小本子，便把它掖到身后的被底下。她打算等会儿再玩。又拿起那卷卫生纸，以为里面一定是包着糖，是嫂子给她买的。刚要伸开，坚持不住的于清兰爬到了床上，见了，嗔怪道：“别动，那是人家的！”说着把小红包夺过来，把那卷卫生纸掖到包里，拉死拉链，放到床边上。她累得喘了几口气，便闭上眼睛，倚着床头歇息起来。明嫚听说那包不是给她买的，又被妈夺了去过，小嘴儿又撅了起来。她生气地把腿一伸，小手揉起眼睛来。于清兰睁开眼，只好把她拉到自己的身边哄道：“好孩子，等爸爸给你买……”明嫚听了，才点了点头。

傅水萍和李亚初进了里屋，傅水萍随即拉上拉门，“咔吱”一声插上关。李亚初顿时刷地红了脸，心噗噗地跳。傅水萍拿起桌子上的笔记本：“哟——上面写着什么？是爱情诗？是对我的爱？”傅水萍酸溜溜地说完，双手捧起笔记本，看完了李亚初写的那段感慨。

“呀，太好了！你在爱情上和我一样，有过悲酸，哧咯

咯咯……”她模仿着西洋人腔调，“你太可爱了，我的宝贝！”她放下笔记本，突然转过身，两手捧着满满的一堆胸脯，头稍一歪，身子一动不动，脸色越加红润，象一尊刚刚奶过孩子的女神，撒娇地看着丈夫。

突然阒寂的气氛，使李亚初心慌意乱起来。

“你呀，简直象个木瓜！脑子象石头打的锁儿，一点也不开窍！不懂得女人，不会温情……”傅水萍面带愠色地嘟囔着，抬起手整理着李亚初的中山服领子。“都认识三个多月了，还这样羞羞答答，没点男人架。”她的胸脯陡地一挺，贴在李亚初的身上。李亚初紧张地退到墙根，傅水萍象涂了胶，软柔柔热烘烘的胸脯紧紧地贴着他。他的腿微微颤抖着，两只胳膊一点弯儿不打地贴在腿的两侧，头仰着，整个身子象根本桩，直挺挺的。

李亚初的衣领本无须整理，但傅水萍的纤细的手指却捻揉着他的两个领子角，身子已经全部趴伏在李亚初的怀中。她的手突然停住，抬起头，望着他，眼睛里的光波，象在不太清的水里晃动着的阳光，在一圈圈混浊的水纹中闪现。那冲涌出来的两腮红绯，象被蜜蜂骚扰得两个花瓣在一动一动。

李亚初感到侷促、窒息，大气不敢喘一声。半天才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水萍，坐、坐到床、床上吧。”

“噙——”傅水萍小嘴一闭，酸溜溜地一鼓两片腮儿，又一扭腕，在李亚初身上贴得更紧了。强烈欲望，从她的眼睛里喷出来，简直象两堆火舌在蔓延。等待、期望……然而，她眼睛中的火焰熄灭了——女人引起男人性冲动的最拿

手的办法，在李亚初身上失去了效用。她的眼神继而变得灰暗了，失望地放下手，离开了李亚初，腚一扭转过身去，又慢腾腾地坐到床上。

“唉——”她叹了口气，脸色悒郁。

李亚初不知她为什么变得不高兴，急忙凑过去，笑吟吟地说：“水萍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考上业大了。这是粉碎‘四人帮’后我市开办的第一座业大，报考的人员达六百多名，只录取四十名，我还名列第三呢！今天刚发了榜，嘿嘿嘿……”

“是么？”傅水萍满面喜悦地蹦了个高，又突然间坐下，“好极了，好极了！看着我干么，坐下嘛！”她一伸手把李亚初拉到身旁坐下。李亚初屁股往外一挪，离开她一条缝儿。她把身子一歪，肩膀碰着肩膀。“好极了，我也要有一个大学生的对象了！”忽然，她的话锋一转，“亚初，咱们结婚吧！”

“结婚？！”李亚初大吃一惊，“我们认识还不到三个半月。”

傅水萍搂住李亚初，把脸靠在他的肩膀上，娇声娇气地说：“你不相信我是不是？”

“不，不。”李亚初紧张得不知如何回答，“太快点了，再说也没有——”他不敢说没有钱，把“钱”字咽到了肚子里。

“哼！”傅水萍本想发怒，感到味不对，便低下头，两手玩揉着小手巾。突然，她倚到被上半躺着，嘟囔起来：

“这几天我心里可烦死了！你知道别人都怎么说我？他们说‘哟！傅水萍，没想到你花儿般的容貌，却找了个猪八戒般的对象！他爸是个老婆态，他妈是个病鬼子，他妹又是个小瞎子，你这不是往火炕里跳吗？’”傅水萍瞥着眼睛观察李亚初的表情。

李亚初伤心极了。他低下头，那一撮头发耷拉到脑门上，被风一吹，四零八散的。

“看你这个样子！”傅水萍又玩揉起了小手巾，“心里烦，就不许我说说？大鼻子象，呆，呆的不知什么叫搞对象！你知道吗？搞对象就是你亲我亲，你爱我爱，说说笑笑，打打闹闹么。可你，没半点热乎劲儿，只知道呆！哪有姑娘主动的，贴到身上都不会——哧哧……”傅水萍用小手巾一捂鼻子，酸溜溜地一笑，笑得李亚初急忙把头发一抿，张开笑脸迎着她。

“不结婚风凉话就完不了，所以，咱们结婚吧，亚初！结婚吧！”

李亚初红着脸，张口结舌，半天才“嘿嘿”了两声。

“哎哟！哎哟……”傅水萍突然尖叫起来，两手捂着肚子，在床上翻过来复过去。

“你肚子痛，这，这——我去给你找个医生。”李亚初惊慌失措，转身就要去开门。

“真个笨蛋！哎哟……你就不会给我按摩按摩？哎哟……”傅水萍把衣服往上一拉，露出了雪白的肚皮。

“这——”李亚初麻了手脚，不敢近前。

“你还呆着干么哟？哎哟……哎哟……”

“咚！咚！”突然有人敲门，傅水萍忽地坐了起来，一脚蹬上床前的高跟鞋，紧张地听着外面的声音。

“亚初，和小傅出来吃饭吧。”是李亚初的父亲李中效的声音。

傅水萍这才放下心，手又捂着肚子，腰一弯，“哎哟，哎哟”起来。但声音比刚才小多了。

“吃了饭可能就好了。”李亚初搀扶起傅水萍到了外间。

桌子上摆了六盘菜：一盘猪肉炒芹菜，一盘炒韭菜，一盘炒菠菜，一盘大头腥水煎鱼，一只红烧鸡，一盘炒鸡蛋。

傅水萍瞥了一眼，用小手巾捂起鼻子。

李中效急忙拖过凳子，用干巴粗老的大手擦了擦凳子面，干地瓜枣般的脸上强堆着笑，殷勤地说：“来，坐下。大叔不会炒菜，好歹吃饱了它。”他见傅水萍不动，立即意识到还没拿筷子。他正要去拿，傅水萍却又“啊哟”地叫唤了一声。

“怎么？”

“她肚子痛。”

“哦，这怎么办？快到医院去看看，我把菜馏到锅里”。

傅水萍拎起床上的小红包，背着。李亚初要替她拿，她一晃肩膀表示拒绝，捂着肚子走出门去。李中效送到门外，回到屋里，掏出旱烟袋巴哒巴哒地抽起烟来。他脸上的皱纹张开了，象布满了蜘蛛网。

“爸爸，我饿了，吃饭吧。”明嫚喊。

“嗯，等等，等你哥哥他们回来吃完了咱们再吃。”

明嫚咽了口唾沫，不再喊了。

李亚初又回来了，愣愣地看着个头矮小，背有些伛偻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才五十出头就已经是老态龙钟的父亲，半晌，才说：“爸爸，给我十元吧？”

“怎的？”李中效莫名其妙地看着儿子。

“她、她——”李亚初喃喃了一阵，终于鼓着劲说出来，“她要下饭馆，我没钱。”他低着头，站在李中效的面前，象做错了事的小孩。

“怎么？我做的菜不好？那鸡那鱼那肉，七八块钱的东西就……哼！咱的日子还抗这么折腾？”

李亚初一字儿也不反驳。他知道家里日子紧，爷俩挣不了一百块钱，妈和妹妹又常跑医院。他转身走出去。

“亚初。”李中效不忍心让儿子为难。儿子条件差，找个对象不容易，他希望儿子快些成家，了却了他的心事。再说儿子听话孝顺，向来不肯无故破费一文钱。他急忙撵出门去，把儿喝住了，掏出十元钱给了李亚初。儿子和傅水萍走远了，他才进了屋，把明嫚抱下床，把老伴扶到凳子上。

“吃饭！权当今天改善生活！”说着把鸡鱼蛋拿到老伴和明嫚面前，自己却挑两口青菜吃。吃饱了，他又把剩下的菜馏到锅里，好让儿子晚上吃，然后，拿起药罐给于清兰煎药去了。

在饭馆里，傅水萍慷慨地要了六道菜，十块不够，她贴上五元。她一个人喝了四碗啤酒。李亚初只喝了一碗就觉得头昏脑涨。菜呢，吃的不如剩的多，而剩下的都留在了饭

馆里。李亚初心疼极了，要是她不在，他准会把剩下的菜装到塑料袋中带回家的。

从饭馆里出来，傅水萍又喊肚子痛，李亚初要送她，她不让，一个人上了车。

到了晚上，照惯例，李亚初要给妈和妹妹铺好被褥。他铺好了一床又铺第二床。明嫚掖到被下的那张卡片被抖了出来。他拿起来一看，是傅水萍的病历，看病的日期是今天。他翻开病历，病历上写着：

四月二十日

主诉：三个月没来月经，时常恶心，嫌饭……

检查：……

诊断：早期妊娠（怀孕四个月）。

他不相信，揉了揉眼又看了一遍、两遍、三遍……他惊呆了！蓦地，傅水萍的挑逗、放肆、提出结婚……一切一切在他眼前跳动。“啊！”他抽搐着惊叫了一声，几步到了里间，一头扎到床上。这时，他才知道傅水萍“爱他”的原因。“她是个流氓、女流氓！”他痛苦、伤心、愤怒，又是一次沉重地打击！

李中效进来了，李亚初装作若无其事。

“嗯？怎的，吹了！”李中效似乎看出了问题。

“嗯。”

“怎的，嫌钱少？”

“不，爸爸，她——”

“她怎的？”

“她是个流氓！她欺骗了我，也欺骗了咱全家！”李亚初知道这事父亲早晚要知道，只好说了实话。

“别瞎说。”李中效不相信。

“这上面写着。”李亚初指了指病历。

李中效接过病历。他上过识字班，能识不少字。他看明白了，急忙说：“快吹，快吹，叫鳖咬着就坏了。”说完长叹了一口气。

李亚初愤怒地写了决裂信……

但是，李亚初做梦也没想到，几天后，傅水萍突然来到了轻工机械厂，先上了党委，然后又到车间找到他，不由分说，“叭叭”地打了他几个耳光，接着又撕又咬。人们忽啦一下子围上来。她抹一把眼泪，甩一把鼻涕，跺着脚喊道：“妈呀，如今我怀了孕，这没良心的就抛弃了我！妈呀……”她捶胸顿足地说着李亚初如何如何玩弄她，奸污她，如何如何把她的全身衣服扒光……不堪入耳的话她都说了，说得那样逼真。

“打，打这狗娘养的！”以打人为开心的“大骆驼”宋天星，抹了一下满脸的髭腮胡子，揪住了李亚初。小个子青年刘鑒镗偷偷摸摸地朝李亚初腰部捣了一拳。嘴利腿利好贪利的“三利婆”姜慧慧逢人就说，遇人就讲。这消息象穿堂风似地立即刮遍了全厂。立时，舆论四起：

“呀，看不出，癞蛤蟆还会暗渡陈仓！”

“咳！海水不可斗量，人不可貌相！”

“流氓，卑鄙！”

“流氓，可耻！”

“流氓，流氓……”

一双双鄙视的冷白眼，一句句不堪入耳的话，使李亚初耳鸣头炸！他有口难辩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。

晚上，昏黄的灯光下，李亚初怕父母看出他的痛苦，强含泪水咬了一口馒头。这时，门突然被“哐”地踢开，忽啦啦撞进来三个怪模怪样的青年，他们二话没说，揪住李亚初拳打脚踢了一顿，又砸碗摔盆，好折腾了一顿，然后扬长而去。

早已吓昏过去的于清兰，这时苏醒过来，啜啜泣泣地哭起来。明嫚搂着她的脖子，摸索着给她擦眼泪，一边擦一边说：“妈，你别哭，别哭……”可是，她也哭了。李中效一屁股坐到板凳上，浑身象抽了筋，双手耷拉到膝下，头都无力抬起来。鼻青脸肿的李亚初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摇摇晃晃地走进了里间，扑到了床上，痛苦地撕扯起自己的头发……

他最讨厌流氓，可“流氓”这顶可怕的帽子却横飞而来。他的心碎了。眼泪顺着他的耳朵根，渗到枕头上。脑袋嗡嗡作响，昏昏沉沉；“流氓、流氓”的咒骂声一声高似一声，脊背上好象压了千斤重石，他直挺挺地躺着，不动了。而泪水却依然涓涓地流……

夜深了。

外间屋的灯伴着叹息呻吟声熄灭了，豆腐块大的里间一直黑呼呼的。李亚初终于坐了起来，满脸泪痕地下了床，站到了窗前，把那蓬乱的如杂草般的头发用手缓慢地理了理，笨拙地系好衣扣，痴呆地望着窗外的一切。

啊，刚刚萌发出绿叶的树，那样娇嫩，多么象我年轻的